



箋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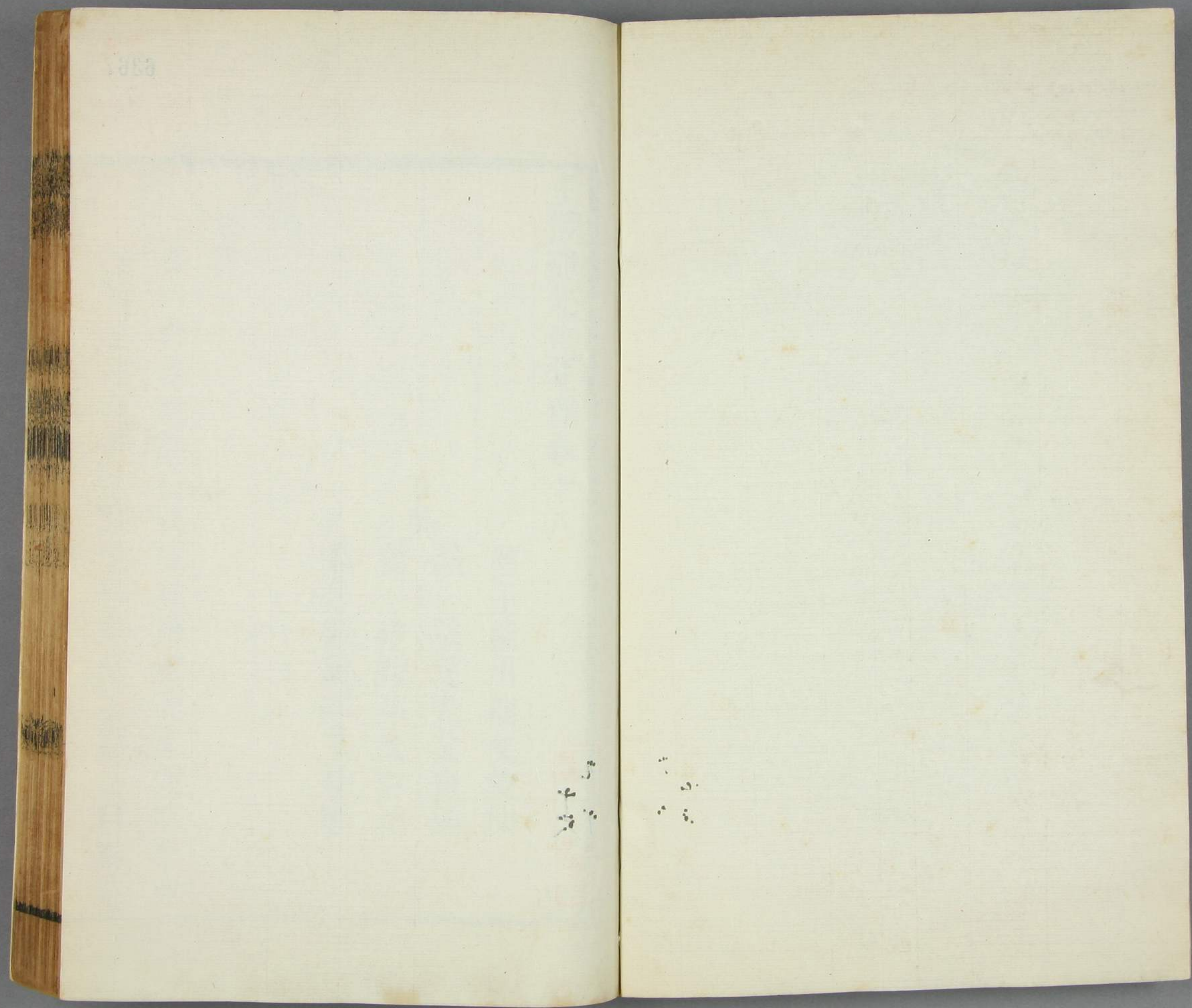
午



刑律
卷第十八
賊盜

74
6367
7





門 74
號 6367
卷 7

王儀部先生箋釋卷十八

顧王榭用拙父校閱

顧鼎定九父重編

古吳

黃二中致和父訂正

盜匪其杖一良一末翁居體鏡非父彙叅

刑律

賊盜

釋曰唐律疏議云。賊律盜律者。魏文侯時李悝首制法經。有盜法賊法。以為法之篇目。自秦漢

昭和十六年
九月十日
購求

至後魏皆名賊律盜律北齊合爲賊盜律北周
爲劫盜律復有賊叛律隋開皇中合爲賊盜律
至今不改。

按賊盜賊者害也害及生靈流毒天下故曰賊
盜則止於一身一家一事一處而已事分大小
故罪分輕重此卷賊盜二款其正律二十八條
附例三十二條而自首至妖言計三條係賊餘
皆盜也妖書妖言附於反叛之後者何因其相
傳惑衆易于啟人反叛之謀也而罪不及子孫

妻奴者何不過好事者傳播而已非有所謀也
然必皆斬者何重其法所以慎微于未萌也又
必監候者何惑衆之事無可指實緩以決疑故
必覆奏而後加刑也。

謀反大逆

釋曰謀反大逆解見名例反逆之人罪大惡極
但共爲此謀者不分造意首謀及隨從之人皆
爲正犯皆凌遲處死其至親則祖父父子孫兄
弟其同居則不分同姓異姓其期親則伯叔兄

弟之子不分同籍異籍。此等男子。但年十六以上。不論篤疾廢疾。皆斬。其年十五以下男子。及正犯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皆給付功臣之家爲奴。家財產業。籍沒入官。若女已受夫家聘定。未曾過門。或子或孫。自幼過房與同宗。或非同宗之家爲後。及聘他人之女。猶未娶爲妻者。不在皆斬爲奴之律。但言兄弟之子。而不言兄弟之孫。言母及子之妻妾。而不言祖孫伯叔。父兄弟姪之妻妾。言伯叔。而不言姑。則俱不連。

坐可知矣。旣曰女許嫁歸其夫。則姊妹緣坐者。亦以在室者言。出嫁與許嫁者。亦不追坐矣。言女許嫁而不及姊妹者。女乃在室之通稱。姊妹在其中矣。下條准此。下條指謀叛條。准此。指女許嫁以下而言。若有人知其反逆之情。而故縱逃走。或隱匿在家者。斬。有能出力追捕擒獲送官者。若係民人。授以文官。若係軍人。授以軍職。不言何官者。隨其勢之強弱。功之大小。而爲授官之崇卑。非可畫一以定也。仍將犯人應入官。

之家財產業全給充賞。其有知情而止出首告官爲捕獲者。止給財產。不與官職。若知而不首者。雖無故縱之情。亦杖一百。流三千里。此條立法之意。非徒峻誅於事後。實欲遏亂於初萌。蓋反逆之人。須藉衆力。潛結聚謀。踪跡難揜。同堂血屬。與同居之人。無有不知。後有連坐之誅。當避前有首免之路。可趨。其發覺破露易耳。知而不泄。便是同惡。斬之何恤。故九十以上及篤疾人。死罪不加刑者也。而亦斬之。以雖老疾之甚。

猶能宛轉發露也。十五以下。則待以不死。以幼小無知。不可責以發露也。同堂同居者。雖異姓。而必誅。外嫁外繼者。雖親子而不坐。蓋意在曲突徙薪。豈求多於焦頭爛額之後哉。斷此等獄者。可以知所裁矣。○謀叛律分已行未行。此不言者。反逆事關宗社。但謀卽坐。不分已行未行也。按律註未行而親屬告捕到官。正犯與緣坐人俱同自首免罪。已行惟正犯不免。餘免。非親屬首捕。雖未行仍依律坐。當與名例註謀反。

逆叛條同看。○軍官有犯。不論功。○若兄弟子孫爲僧道尼女冠者。俱不在連坐之律。○凡凌遲者爲正犯。皆斬者乃連坐也。最要細心體認。○故縱指官府。隱藏指鄰里親友。○若未行事發。而親屬隱藏者。依知情藏匿罪人論。

謀叛

釋曰。前一節言謀叛之罪。後一節言逃叛之罪。而謀叛之中。又分已行未行。第一節罪莫重於反逆。而謀叛次之。故罪亦差

異。已行者。其本犯與緣坐之家屬。及知情故縱隱藏。知而不首者。俱降一等。妻妾子女爲奴。而母與姊妹子之妻妾。不及父母祖孫兄弟。流二千里安置。而伯叔父兄弟之子。不及父祖孫兄弟。降斬而流。子降斬而奴。蓋叛罪視反逆爲輕。則緣坐者亦輕矣。告者捕者。止是一體給賞。而不授官。蓋反逆事關宗社。而叛者罪在一身。則受賞者亦不同矣。惟正犯之財產。亦全入官。而許嫁之女。過房之子孫。已聘未成婚之妻。亦

俱不追坐與上條同耳。其謀而未行者比之已行。又爲有間證狀明白。則爲首者絞。爲從者不論衆寡。皆杖一百。流三千里。家口不緣坐。財產不入官。知而不首者杖一百。徒三年。舊云謀叛未行。不言知情。故縱隱匿犯人。以知情藏匿罪人科罪。非也。蓋知情藏匿律。減犯人罪一等。若依此斷。則當杖一百。徒三年。與知而不首者等矣。竊謂謀叛未行。言隱祕。又何故縱隱藏之。有此律所以畧而不言也歟。

第二節若軍民人等。逃避山澤。負據險固。不服官司。追喚者。以謀叛未行論。爲首者絞。爲從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其有官兵追捕。而敢行拒敵者。則與叛何異。以謀叛已行論。不分首從。皆斬。家口緣坐。財產入官。然須嘯聚人衆。執有兵仗。乃坐。凡逃避山澤爲從。戮止流刑。若於罪有所規避。及亡命事重於爲首者。仍各從重論。○此項人雖非謀叛。因其相類。而附於叛律。後須審實。乃坐。審者。察其事之輕重。及有無逼迫情。

由實者。查其避之年月火暫。并不服追喚情形。然後定擬爲是。

造妖書妖言

釋曰。凡有人自造讖緯圖錄。一應妖誕文字。如依託赤伏符典午卯金刀之類。妄載休咎徵應之語者。謂之妖書。或自造爲鬼神妖妄不經。涉於不順之言者。謂之妖言。此皆妄談國家興亡。世道治亂。意在惑人。流禍甚大。故創造傳用俱斬。但傳用則惑衆明矣。傳用與創造之罪均者。

使有造而無傳用。則其妖焰亦不能廣播矣。至於私有妖書。則書非已造。亦未嘗傳用。但當送官耳。隱藏則有罪也。此條在賊盜之律。專爲不逞之徒而設。至於禮律所謂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咒水。扶鸞禱聖。白號端公。太保師婆。及妄稱彌勒佛。白蓮教。白雲宗等會。一應左道亂正之術。或隱藏圖像。燒香集衆。夜聚曉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爲首者。絞爲從者。杖一百。流三千里。雖與此相似。然彼猶託於神道佛事。其始未必

遂有賊盜之志也。故罪名亦稍殊。而在禮律。不在盜律。又私藏禁書及私習天文條。言私家收藏玄象器物。天文圖讖。應禁之書。及歷代帝王圖像。金玉符璽等物者。杖一百。蓋玄象器物。天文等項。謂之禁書。以非私家所得收藏耳。非妖書也。故其罪輕。圖讖。卽此條所謂讖。緯。然讖。緯。曰造。則妖人自作。預言禍福。惑衆者。假託以起人之信。而其實非真圖讖也。故私藏之罪。則杖一百。徒三年。若是前代流傳有其書。不係妖人

創造。以圖惑衆。而私家收藏之。則杖一百而已。○讖者。符也。直曰經。橫曰緯。謂符會其說。以橫亂正道也。

盜大祀神御物

釋曰。大祀神祇。謂天地宗廟。及太社太稷御用饗薦字重看。祭器帷帳等物。係神祇所用者。故謂之御用。玉帛牲牢饌具。係饗薦於神祇者。盜之爲大不敬。然亦有二等。若御用之物。已在殿內。饗薦之儀。已在祭所。而盜之者。則褻慢已極。

故不分首從皆斬。若諸物未進殿內未陳祭所及營造未成。若饗薦已訖。及其餘官物。如釜甑。刀匙之屬。雖大祀所用。而不係御用饗薦者。則與盜神前者稍間矣。故皆杖一百。徒三年。此皆字重。一粒一啄皆是。然皆不計贓。非倉庫官物之比也。若計所盜之贓論罪。有重於杖一百。徒三年者。各加盜罪一等。如係監守。則加監守盜罪一等。如係常人。則加常人盜罪一等。加至雜犯絞斬。不加至真犯死罪。並於右小臂膊上刺

盜官物三字。監守盜官物至一十七兩五錢。常人盜官物至四十兩。皆該杖一百。徒三年。若盜大祀神御物。監守至二十兩。常人至四十五兩。在尋常官物。已該杖一百。流二千里。是計贓重於本罪矣。則監守於監守盜罪上。常人於常人盜罪上。各加一等。如某人依盜大祀未進神御之物。計贓重於本罪者。加監守自盜官物二十兩罪一等。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餘准此。○監守每二兩五錢加一等。但未至四十兩者。

不坐以斬。常人每五兩加一等。未至八十兩者。不坐以絞。○或謂律言加者。不得加入於死。止杖一百。流三千里。不知計贓至滿數者。在尋常官物。已該絞斬。而盜大祀物者。計贓雖多。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反輕於尋常官物矣。況此等斬絞。今例皆准徒。則加入於死。非真死也。還擬雜犯斬絞為當。

盜制書

第一節制書 綸音所在。御寶存焉。卽書經所

謂大訓也。故曰制。制者一定而不可易。若非御寶原書。止抄行者。以官文書論起馬。御寶聖旨。起船符驗。其製如誥軸。已解見吏律。蓋制書所以詔令天下。而聖旨符驗。亦給驛之所取信。皆自九重而出。故盜之者。不分首從。皆斬決不待時。

第二節若盜內外軍民各衙門一品至九品常事。行移用印官文書者。皆杖一百。刺字。若於事有所規避。如沉埋歇滅錢糧軍伍刑名工作之

類則各從其重者論罪。謂盜罪重以盜科之所避重。以所避之罪科之。仍盡刺字本法。其官文書事干軍機錢糧重務而盜之者。皆絞。錢糧帶軍機而言。若止是尋常徵收起解錢糧文書。止以盜官文書論。此各言皆者。其罪無首從一體科斷。凡制書。聖旨符驗官文書。皆於物不可賠償。若因盜而有所毀失者。不准首限。○詐為在詐偽律。棄毀遺失。在吏律。○盜制書與盜印信同坐斬。而分作二條。與棄毀條並載不同者。

蓋盜制書之斬。決不待時。而盜印信之斬。秋後處決。故別而言之。若棄毀者。俱是秋後。故並載之。

盜印信

釋曰。印信夜巡銅牌。解見公式律。盜是盜去。非盜用也。朝廷設官分職。以代敷德意。下達民情。皆以印為信。夜巡銅牌。乃禁城宿衛官校。佩以巡行者。二者均係公器。豈容盜去。故不分首從皆斬。若督撫鎮守之關防。關係各項重務。

盜之之罪匪輕。卽公差官用銅關防未入流。衙門用銅條記亦印信也。或以今之各首府佐所用條記乃係私製而非。欽給者試觀律稱諸衙門關防印記。僞造者杖一百。徒三年。告捕者官給賞銀三十兩。誠以外官印記各有職掌。非此無以示信於下。其職卑政細者較之品官差輕耳。然官秩雖微而事有所關大者如州縣儒學事關學校倉庫官事關錢糧之類。所憑者獨非印信耶。今鴻臚寺於朝見官員通政司關防

諸司公文勘合各有印記。諸如此類已有僞造盜用各衙門關防印記之例矣。總督巡撫提學兵備屯田水利等官之盜。欽給關防。凡有盜及盜用棄毀僞造悉與印信同科。問刑者量事情之輕重而議擬之。無失其平可也。○盜牙牌者。比盜制書盜私記關防者。或問不應。

盜內府財物。或金帛器用。及內府各庫。諸司。釋曰。亦大內城中積四方貢獻之所曰內府。若戶部等衙門出入有常之所則常府也。亦外府

也。皆曰庫而各有別財。謂金銀錢寶物。則玩器衣仗布帛。一應貯庫等物。俱在內。謂凡盜內府財物。如金帛器服及內務各庫監局錢糧。光祿寺御用品物之類。此皆不計贓者。事關禁地。但盜卽坐。故不論財物多寡。亦不分首從也。初律坐斬。後乃與監守常人盜滿數。斬絞罪俱改爲雜犯。准徒五年。若盜乘輿服御物。仍作真犯議擬。解見名例十惡至死條內。決不待時。○如應收內府財物。未入庫而盜去。則爲未進。

庫。問常人盜。○若盜內官財物。不可以內府科。贓重除擅入皇城。問竊盜。贓輕除竊盜。問擅入皇城。仍盡本法刺字科斷。○此條當與盜大祀神御物律合看。

條例

第一條其餘下。所謂內府官物而非御用也。常人盜兼軍民言。此與沿邊沿海倉庫事例不同。宜更詳之。

第二條以盜內府財物及監守常人盜倉庫

錢糧情重。故與竊盜。摸搶奪等項。并論次數。比照竊盜三犯。不論曾否刺字。革前革後。一槩坐絞。若不曾盜。內府倉庫錢糧。止是竊盜。摸搶奪。不得併論。○此二革字。亦不止於赦字解。

盜城門鑰

釋曰。門設鎖鑰。所以防奸盜。鑰者。必有竊啟之意。但京城嚴密之地。所係最重。與府州縣鎮城有間。府州縣鎮城。亦有人民貨獄。關係一方。

不小。與倉庫有間。至於倉庫。則錢糧文卷在焉。三者不同。故有犯者。隨地擬罪。在京城則流。府州縣鎮則徒。倉庫則杖。門雖未開。但盜卽坐。皆不分首從。並刺盜官物三字。其倉庫門言等鑰者。如所收糧料。非一廩。所貯銀帛。非一篋。但係官司扁鑰而盜之者。皆在其中。若盜各衙門鑰者。依盜倉庫門等鑰爲是。或以盜官物計贓論罪。則一鑰所值幾何。失之輕矣。○盜皇城門鑰。律無文。當以盜內府物論。盜郊壇及

便殿別宮門鑰皆准此。

盜軍器

釋曰。此條眼目曰軍器。曰應禁軍器。曰行軍之所及宿衛軍人相盜。而軍人相盜中。又分二項。曰入已。曰還充官用。軍器如衣甲鎗刀弓箭之類。乃軍士關領在家者。盜者計其所值之價爲贓。以凡盜一主爲重。併贓論罪。一兩以下杖六十。每十兩加一等。至一百二十兩。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仍盡本法刺字。應禁軍器。謂人馬甲

傍牌。火筒。火砲。旗纛。號帶之類。乃民間私藏者。盜者與私有罪同。一件杖八十。每一件加一等。至十一件之上。亦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其罪雖與私有同。亦仍盡本法刺字。私有律見兵律軍政條內。若在官府軍器庫內盜者。以盜官物論。若在內府盜者。以盜內府財物論。不用此律矣。至於軍人。則應用軍器者也。軍人彼此相盜。旣異常人。而行軍之所宿衛之處。又異常時。故入已者。不論應有應禁。俱准凡盜論。免刺。若

不入已。還充官用者。又各減盜而入已之罪二等也。各字承行軍宿衛二項言。雖三犯不在一體處絞之限。○首條關領二字要看。蓋軍器戎備也。其軍人初本關給於官。故律於其私賣有禁。然所盜之人。乃取諸軍人家者。止坐凡盜之罪。如軍人於私家相盜。則亦當以凡論。唯取之軍器局及官庫中。僉以常人盜官物罪之矣。或謂盜私藏應禁軍器。則是事主先不宜有。故不著盜罪。是亦猶夫私有而已矣。然在民間亦有

合用弓努刀叉等械。是器也而非軍用。宜不在禁限之屬。且盜民間私物。人皆知其為竊。又何必云以凡盜論耶。況盜應禁軍器。原盜心與私物無異。所謂一件杖八十。其罪較之凡盜為反輕矣。殊不知應禁是應禁之物。私藏有私藏之罪。凡盜計贓。私有計件。故盜之軍人家者。以凡盜論。盜之民間者。同私有論。皆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是也。若監守盜者。亦以監守自盜論。

盜園陵樹木

盜罪

卷十八 賊盜

七

釋曰。園陵解見禮律盜園陵樹木者較諸官物為重。故不計贓。不分首從。皆杖一百。徒三年。盜他人墳塋內樹木者。較諸竊盜為重。故為首者。即杖八十。為從者減一等。以上二項。皆但盜即坐。若計其入已之贓。重於徒三年杖八十者。皆不計其本條徒杖之罪。各於監守常人竊盜罪上加一等。仍分園陵墳塋樹木。如巡山官軍盜園陵樹木。值二十兩。依監守盜論。該杖一百。流二千里。是計贓重於杖一百。徒三年矣。則加監

守盜罪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如盜園陵樹木。值五十兩。依常人盜官物律。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是計贓重於杖一百。徒三年矣。則加常人盜官物罪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如盜他人墳塋內樹木。值五十兩。依竊盜律。該杖六十。徒一年。是計贓重於杖八十矣。則加竊盜罪一等。杖七十。徒一年半。監守必至四十兩。乃斬。常人必至八十兩。乃絞。竊盜加至一百二十兩。亦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俱不言刺字。以盜在外

也。或以監守常人盜罪滿數。各止於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得加入于死。是盜之輕者。不計贓而罪重。其盜之重者。乃計贓而反輕矣。此獨不然。如風憲官吏受財。各加其餘官吏罪二等。使其犯枉法贓至八十兩。雖不加。亦不坐絞耶。記云。為宮室不斬於丘木。蓋言重也。然則盜何為而不刺。按盜田野穀麥菜果。及無人看守器物者。並計贓。准竊盜論。免刺。發塚而盜取器物。磚石者。計贓。准凡盜論。亦免刺。今盜樹木於園陵。

終與盜大祀物者。有間盜他人墳塋內樹木。亦與竊諸人家者不同。故皆得不刺也。若以盜為未有不刺。蓋觀諸前二律。免刺之義歟。

條例

第二條禁限二字要看。若禁限外。以盜田野論。樹株係關。陵寢蔭護。盜砍與取土開窰。放火燒山等項。俱於。陵寢有傷。故重其罪。真正樁。楂。謂驗係新伐者。除盜園陵。并毀伐樹木。係官者。及擅入山陵。照此例比斬。為從者。除擅入山。

陵。問毀伐樹木係官者。加計贓。在竊盜論一百二十兩。二等罪。今爲某從減一等律。杖一百。徒三年。誥下免其杖徒。照例充軍。○牧放作踐等及官不行約束。俱問違制。○官校賣放。除知罪人不捕。問枉法。贓輕。問應捕人受財。故縱。與同罪。○妄拏騙害。依恐嚇等律。○除例所開載外。如盜殺園陵鹿。南海子壽鹿。俱當別議。

監守自盜倉庫錢糧

釋曰。監臨主守。解見名例。等物二字。所該者。廣不言得財者。旣稱監守。則財自己掌。有意爲盜。無有不得財者。況事發。必是查盤首告。而發。非如常人自外而入。潛竊窺伺於他人之家。可以前知其爲盜。而捕獲之也。二人以上。引併贓。不分首從。全文。如一人盜。止引監守盜倉庫錢糧等物若干兩。該某罪。滿數。斬。係雜犯。准徒五年。凡係真正監守盜。不論雜犯。俱刺字。但經刺字。要充警迹。三犯刺字者。真犯絞罪。下條准此。○若所盜器物錢帛之類。未將行。或珠玉寶貨之

類未入手。銀兩拆動原封。卽爲同事之人所覺。舉者各以擅開官封論罪。難從不應事重律。蓋監守盜財一兩以下。本杖八十故也。○律於竊盜有再犯刺左臂膊之文。其監守常人盜搶奪。皆不言再犯。則犯之者必刺。若有自首不實。不盡其寃。遂死者。雖減一等科之。仍免刺字。○如兩人同監守。甲盜。乙挾分其贓。甲依本律。乙依監守之人。詐取所監守之物律。若乙受甲非倉庫中之物買免。依受財故縱律。贓雖多。甲可引

例。乙不得同例矣。○若非監守者。但係在官之人。而挾分原贓不舉者。俱科以枉法。挾取而舉。科以求索。其人自送。受而舉之。以不枉法論。○常人嚇分原贓。以知盜後分贓論。若非原贓。以恐嚇論。○又如盜官物之後。被不知情人盜去。只依竊盜。知情盜去。與盜來官物。寄藏人家。被其全用。俱依常人盜。分用。問盜後分贓。○又如監守已革職役而盜。及庫斗盜別倉庫錢糧。若同倉庫官攢庫斗。盜本倉庫非自己經收之物。

擅取衙門中木石磚瓦之類。諭葬碑獸。後湖魚。官山內樹木。車船上所載官物。冒造文冊。赴場支鹽。經收經解人役。將收解錢糧交明後。卻行偷盜。俱擬常人盜。○庫子引賊人盜庫銀。庫子問監守。賊人問常人。○若附餘錢糧已申作正數。徑問監守常人。賊合例者。引例充軍。如未作正。照附餘問罪。此與腳價銀兩俱入官。番貨私鹽私茶等物。及贓罰之類。縱侵盜數多。俱不可引例。以其非正糧也。

釋曰。科罪兩數。自二兩五錢起。以後俱每二兩五錢加一等。至四十兩。斬。係雜犯。該贖銀五錢二分五釐。今例准徒五年。

條例

第一條例專為監守常人盜倉庫錢糧而設。故首句特以凡倉庫錢糧冠之。各條以監守盜論。以常人盜論。但不在倉庫中盜出者。不得輒引此例。其未入倉庫者。若係徵收在官軍需物料。已出倉庫者。若係起解料價銀兩。雖非倉庫中

盜出然此等錢糧干係軍國大計故亦照腹裏
科斷其管收管解之人盜銀五十兩常人知其
爲軍需物料起解料價盜至百兩照擬邊遠充
軍若不係軍需物料起解料價又非倉庫盜出
卽不得引此例又例言正犯逃故於同爨名下
追賠亦自倉庫錢糧言若別項還官贓物合依
名例犯人身故勿徵矣○律雖併贓論罪例須
入已之錢糧滿數如監守盜邊海銀二十兩京
漕六倉銀三十兩腹裏銀五十兩方引此例○

併贓論罪者律也專算入已贓者例也條例云
以上人犯俱依律并贓論罪又云仍各計入已
之贓數滿方照前擬斷不及數者照常發落曰
以上人犯謂侵盜錢糧各犯也曰俱依律併贓
論罪者言其非依律也仍各計入已之贓數滿
方照前擬斷前擬者充軍之例也曰不及數者
照常發落照常者卽照律也凡依例問擬充軍
本犯必須入已之贓數滿方坐其同盜不及數
者仍依律併贓發落庶不悖律例相輔之意也

常人盜倉庫錢糧

釋曰常人非但軍民人等。即在官之人。不係監守者皆是。雖倉糧亦謂之財。不得財者。雖已行而為監守之人所覺。或被拘執。或扃鑰固密。猝不得入手。皆是得財者。不必已離盜所。如金銀之類。據入手隱藏者。縱未將行。亦是謂凡常人盜倉庫。一應係官錢糧等物。已行而不得財者。杖六十。免刺。為從者減一等。但得財者。不分多寡。其同盜之人。不分首從。不問所盜人數次數。

併贓論罪。贓多者。查例發遣。其流罪以下。並刺字充警。此錢糧物三字。是眼目。糧盜於倉。錢物等盜於庫。始謂之盜官錢官糧官物。自杖七十科罪始者。較監守減一等矣。同一盜倉庫而減一等者。所以重監守也。同一竊盜而加一等者。所以重倉庫也。此條須以戶律倉庫不覺失盜條。治典守之罪。○凡常人與強竊等盜。律皆云不得財者。制在人。也。其得財而皆云。但者。謂不必以分贓為斷也。此亦不言再犯。則犯者不刺。

其有自首不實及不盡者。並免刺字。若先犯竊盜。再犯盜官物。或先犯盜官物。再犯竊盜。其難刺左臂者。俱合紀錄。若二犯偷盜官物。當照竊盜三犯擬罪。○盜礦偷採珠池。本管官旗冒支逃軍月糧。及侵欺已故軍人布花銀錢。俱依此條。○各處解錢糧人自行。及令子弟家人承當解納。侵尅官價者。問監守盜。若他人包攬錢糧。將正價侵分花費者。問常人盜。若包攬之人。於正價外多要盤纏使用等項。或指腳價爲由。多

索財物入己者。問誑騙。○科罪兩數。自五兩杖八十之後。俱每五兩加一等。直至五十五兩滿流。上加五五二十五兩。坐絞。係雜犯。該贖銀五錢二分五釐。今例准徒五年。○賊至五兩始加一等。非獨寬於常人。正所以甚監守之罪案耳。罪已減等。則賊必致倍而後坐。若仍以二兩五錢爲加等。是減而未減也。觀常人之減等。以倍愈知監守之罪倍嚴矣。

條例

釋曰。照贓數限期。果能盡數通完。既可足倉庫之虧額。又得免追賠之苦累。照本律發落者。明其不照例也。如監守盜邊海銀二十兩。例當永戍。今能一月通完。仍照監守本律杖一百流二千里之類。予以減等者。所以開自新之路。而啟人悔過之心也。

強盜

此律強盜已行而不得財。強盜已行而但得財。以藥迷人圖財。竊盜臨時拒捕。因盜而姦。共五

段。

第一節強盜明火執杖。至於主家。兇器已備。兇性已逞。是謂已行。若為事主所拒。鄰保所援。或防守嚴密。或衆寡不敵。但不能得主家財物。非不欲得也。雖其家之無損。而強跡已行矣。此等兇人。若赦之。久後仍陷于盜。故不分首從。皆杖一百。流三千里。實流不赦。但得主家財物者。不分首從。皆斬。雖不分贓。亦坐。蓋強盜之罪。本以強論。不以贓論。故不問分贓不分贓也。觀下條

錢程
卷十八
共謀者行而不分贓皆斬。可見近來多以不得財爲不分贓。誤矣。在王家謂之財。入盜手謂之贓。強盜律止言得財不得財。而無行不行。分贓不分贓之文。可見但得財。則不問行而不分贓。皆斬也。凡盜珠玉寶貨之類。據入手隱藏。縱未將行亦是。強盜但係劫出財物。若未曾分受者。止謂之不分贓。不可謂之不得財也。故曰雖不分贓亦坐。原不待其各分入已。而後謂之得財。觀竊盜尚且併贓。豈強盜止科入已者哉。

第二節若以藥迷人圖財者。但欲取人之財。不顧傷人之命。其事雖秘。其心實強。故與強盜罪同。其不得財者。擬云罪同強盜已行而不得財者。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其得財者。擬云罪同強盜已行而但得財者。律不分首從皆斬。

第三節若竊盜有臨時拒捕。及殺傷人者。不問其得財與不得財皆斬。蓋曰拒捕。則其人雖竊。其事實強矣。然須看臨時二字。若已離盜所。因追趕而拒捕。則非臨時矣。惟正在行竊之時。爲

事主所覺。乃不棄財逃走。而護賊格鬪。非強而何。此雖不殺傷人。亦斬。觀及字可見。若因盜而姦污人妻女者。則與臨時拒捕殺傷人者無異。故罪亦如拒捕者斬。此皆竊盜之事。而附於強盜條者。以其類於強也。共盜之人。有不曾助力格鬪者。有先事而返。或在外把風。不知有拒捕行姦之情者。同伴事主證佐明白。止依竊盜得財不得財。分首從論。然臨時拒捕。蓋謂已得財者言之。觀下文棄財逃走。則此爲已得財者可。

知。若未得財而拒捕。似不應引此律。觀強盜已行而不得財。亦得減死可見矣。惟殺傷人。則不可宥。
第四節若竊盜爲事主知覺。棄財逃走。而事主追逐。因而拒捕者。是不過一時規脫之計。與臨時拒捕者不同。故止依罪人拒捕律科斷。於竊盜不得財上加二等。杖七十。毆人至折傷以上。絞。殺人者斬。其毆至內損傷重者。仍從重論。爲從各減一等。○若不棄財逃走。事主逐而殺之。

勿論。○既棄財則事主之財不失矣。於此而追逐不休則竊盜之情急而拒捕有因。故於竊盜不得財本罪上加二等而已。同一盜也。竊非公行。故輕於強。若棄財逃走。其心愈知畏懼矣。迫而逐之。不得不拒也。故止依罪人拒捕律。夫依罪人拒捕律。傷人者絞。殺人者斬。爲從各減等。是同一獄也。而必依此律者何。蓋竊盜傷人。卽以強論。不分首從。雖遇赦皆不免。此則迫于不得已。而情有可矜。猶存生機也。故止科此罪。言

科。則首從分矣。○竊盜棄財而走。或走而不拒捕。被事主殺傷者。俱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傷律。若已就拘執而擅殺者。依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或依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律。其事主追逐而自跌死者。賊問不應從重。跌死賊者。事主無罪。○若他人見人盜物而捕之。被殺傷者。雖不係地方應捕。亦同罪人拒捕。不可以凡毆論。○問強竊盜。要看後條盜賊窩主共謀爲盜。行而不分贓。分贓而不行。不行又不分贓。

律擬斷

按強盜共謀不行又不分贓者。坐不應事重。若造意者。仍依窩主律。○強盜自首免罪。後又再犯。及侵損於人。不准出首。家人共盜。以凡人首從科。○軍職犯強盜。係祖父功勳。仍許子孫承襲。調衛差操。本身功勳不襲。○竊盜拒捕傷人自首者。但免其盜罪。仍依鬪毆傷人法。○或謂強盜不得財而殺人。依故殺分首從。不得財而傷人。依罪人拒捕科斷。曰非也。竊盜拒捕。雖不

傷人亦斬。況強盜乎。故有臨時拒捕殺傷人及姦而不得財者。卽以竊盜拒捕殺傷。及行姦律比附上請可也。○凡強盜首作竊盜。其贓既盡。難作強盜不得財。及不實。至死減等科斷。蓋強盜及盜官錢糧。受財枉法律。皆以贓入死。若首有不實。但贓盡者。仍以不實。或不得財論罪。則如強竊常人盜。在律有不得財之文者。猶可言也。至於監守自盜。搶奪受贓。求索嚇詐科斂之類。將何以處之。但隨其重輕而論。以不應爲當。

或又以強盜自首雖實而贓不盡者止論不應
不作至死減等其意以爲強盜本不計贓難坐
不盡故也誠若此言則如有人犯強竊盜並得
財二百一十兩其首有不盡各九十兩其在竊
盜當仍以徒論其在強盜止於笞杖而已是於
竊盜豈不反爲獨重也不然則名例以不盡之
罪罪之亦謂於凡罪止之外者皆不坐耶

條例

第三條曰殺傷人曰放火燒人房屋曰姦污人

妻女曰打劫牢獄倉庫曰干係城池衙門曰積
至百人以上凡六項有一於此卽引例梟示隨
犯摘引所犯之事止傷人是挺而未死者
第四條此例無弓矢軍器不引雖有弓矢軍器
不得財不引如有弓矢軍器傷人不得財依白
晝搶奪傷人斬不引此例以其無贓證也

劫囚

此律曰劫囚竊囚竊而未得囚因竊囚殺傷人
打奪殺傷人打奪聚至十人共六段

第一節已招服罪而鎖杻拘禁者謂之獄囚已
審供取詞未招服罪而散行拘禁者謂之罪囚
若犯罪事發勾攝追捕猶未拘禁者謂之罪人
劫強取也凡人犯罪拘繫在獄或解發在途而
其同類之人或打開監門或在途邀截用強劫
奪者不問得囚與否不分首從皆斬私竊者或
踰牆穿壁或鬆鐐解鎖欺人不見而放囚逃走
則與強劫者有間惟爲首之人與囚同罪其囚
罪至死者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以其終非

囚比也雖有服親屬其論罪與常人同不在得
相容隱之限以其爲在官拘繫之人也若竊而
未成者減囚罪二等因竊囚而傷人者絞殺人
者斬雖殺傷被竊之囚亦坐以前罪以其非誤
中或殺之以滅口也爲從者各減爲首之罪一
等此兼承竊囚與竊而未得二項言○竊囚先
議囚罪後議竊者之罪議云趙甲合依犯罪被
囚禁而越獄在逃者於毆瞎人一目本罪上加
二等律錢乙依私竊放囚人逃走者與囚趙甲

同罪律各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至死者減一等。議云某人合依私竊放囚人逃走者與囚某人強盜已行而但得財者同罪。至死者減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受財故縱者全科不減。議云某人合依私竊放囚人逃走者與囚強盜已行而但得財者同罪。係受財故縱者全科律斬。竊而未得囚。議云某人合依私竊放囚人逃走竊而未得囚者減囚強盜已行而但得財罪二等律杖一百徒三年。但至殺傷人雖未

得囚亦坐斬絞不在減科。竊囚臨時拒捕卽同劫囚被逐棄囚逃走亦與竊盜被覺棄財逃走事同。若有拒捕宜同竊盜皆用罪人拒捕律科罪。

第二節若官司差人追徵逋欠錢糧或勾攝應行公事及捕獲有罪之人其人已爲差人所得而聚衆三人以上於中毆打差人將其人奪去者則與在官拘繫者不同故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因打奪而傷差人者絞若殺人及聚至十

人爲首者斬。其殺人者爲首之人。雖非致命。亦坐斬罪。又於內揆究下手致命之人。亦坐以絞。蓋殺人之罪爲重。不得槩以爲從論也。稱聚至十人。則雖九人。亦止依前三人以上律論矣。爲從者各減爲首罪一等。此亦通承聚衆打奪人以下而言。隨從打奪杖一百。徒三年。因而殺傷人及隨衆至於十人。並杖一百。流三千里。此皆指他人而言也。○打奪議云。趙甲依官司差人捕獲罪人。聚衆中途打奪者。律杖一百。流三千

里。錢乙依爲趙甲從者。減罪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打奪傷人議云。趙甲合依官司差人捕獲罪人。聚衆中途打奪。因而傷人者。律絞。錢乙依爲趙甲從者。減罪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打奪殺人議云。趙甲合依官司差人捕獲罪人。聚衆中途打奪。因而殺人。爲首者。律斬。錢乙依下手致命者。律絞。孫丙李丁俱依爲趙甲錢乙從者。減罪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中途打奪聚衆至十人。今有例。○率領他人與率領

家人不同。上文所謂因而殺人爲首者，斬下手致命者絞。蓋爲率領他人而設，而不爲家人言之故。下面又云率領家人一段，若率領家人係同居及有服親屬隨從打奪者，雖聚衆至十人以上，但不曾傷人，則止坐尊長一人杖一百，流三千里。傷人者絞，殺人者斬。其家人爲從之罪，依家人共犯免科。若家人亦曾助打傷人，則仍以凡人打奪傷人首從論，減尊長一等。不在免科之限，但家人之爲從與不爲從，全在傷人與

不傷人。按名例律，凡共犯罪者，以造意爲首，隨從者減一等。此分首從之常也。又曰：若家人共犯，止坐尊長，是不照常人分首從明矣。又侵損於人者，以凡人首從論。卽此所謂家人亦曾傷人者，仍以凡人首從論也。議云：趙甲等所犯，合依官司差人捕獲罪人，率領家人隨從打奪，因而傷人者，律絞。趙乙、趙丙俱依家人亦曾傷人者，仍以凡鬪毆折人兩肢爲從者，減一等律。各杖一百，徒三年。此曷爲不言殺人舉其輕者足

以見義矣。假如有之。雖家人亦曾下手致命。亦只以為從論。不可據前律擬絞。前段言他人非言家人也。誠以他人之於為首造意者。非有所受制而聽其號召。為之出力。下手致命。苟非同是兇惡之人。焉敢黨惡如此。故特坐以絞罪。不以從論。若家人則或子弟之於父兄。奴僕之於家長。情非得已。意非已造。況家長既抵命矣。又科家人下手絞罪。是以一家二命而抵一命也。故家人只合以從論議。云趙甲合依官司差人

捕獲罪人率領家人隨從打奪因而殺人為首者律斬。趙乙趙丙俱依家人亦曾傷人者仍以凡鬪毆殺人為從者減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律稱中途打奪須中途奪去者方是。蓋此律附於劫囚之下故也。若不於中途而在家打奪者。其打奪之人非係所拘捕者。止依威力制縛人論。主使人毆者依威力主使人毆打首從論。若即係所拘捕之人則有罪者以罪人拒捕論。無罪者以拒毆追攝人論。不得槩引此律。○

若率領家人打奪。又聚他衆。不曾傷人者。其爲從之罪。在衆以凡人論。在家人。則以免科論。○同謀共毆人。聚衆打奪人。威力主使人。此三律要參看。同謀共毆者。重在下手致命之人。聚衆打奪者。重在爲首率領之人。威力主使者。則重在主使之入。蓋同謀者。勢均力敵之辭也。曰聚衆。爲首率領。則力能號召乎人。曰威力主使人。毆打。則威力能使人。而人不敢不聽其使者也。實非同謀共毆之比。故同一毆人致死也。彼之元謀得減下手者。一等。而此之下手。乃減率領主使者。一等也。

條例

釋曰。此條就正律內聚衆中途打奪上。分出爲從之異。姓而言。非槩指傷人殺人也。打奪傷人。爲首者。已坐絞矣。故又著爲從者之罪。蓋家人爲從。或情不容已。若異姓。則風馬牛無涉。難依常律。要看同惡相濟。搥師打手八字。此等兇徒。遇事風生。易於傷人。殺人陷爲首者。於死罪殺

之不可流之太輕發充邊衛所以重長惡也若
不曾傷人及無行兇器仗不引此例○近見官
司差人勾攝公事等役下鄉往往求索不遂卽
以拒捕激怒官司使無告之民枉受荼毒豈律
例意哉

白晝搶奪

此律白晝搶奪。搶奪傷人。因失火遭風而乘時
搶奪。因鬪毆勾捕而竊取奪取財物。及有殺傷
分作四段看。

第一節白晝搶奪人財物。其造意爲首者。不論
賊之多寡。卽杖一百。徒三年。蓋白晝公行。不
畏人見。惡其近於強也。若計所搶奪之賊。重於杖
一百。徒三年者。於竊盜罪上加二等。如竊盜八
十兩。應杖九十。徒二年半。搶奪八十兩。卽應杖
一百。流二千里。至一百兩之上。罪止杖一百。流
三千里。若二人以上。則併賊論罪。或謂各計入
己之賊。謬矣。首從入己之賊。設有不等。乃各自
爲罪。何以云爲從各減一等。則是搶奪又較之

竊盜反輕矣。何以云計贓重者。加竊盜罪二等乎。傷人卽斬。殺人可知。以罪止於斬。故不言耳。爲從者。於杖一百徒三年。及加竊盜二等。或傷人之罪上。各減一等。該流徒以下。並刺字充警。此搶奪律無再犯之文。則犯者不刺。若先犯竊盜。刺訖右臂。今又犯該搶奪者。亦不加刺。或云。搶奪再犯刺左臂。三犯亦一體處絞。蓋未之攷也。○搶奪未得財。卽不成搶奪。止問不應搶奪財物。就還事主者。依自首。仍問不應。白晝搶

奪。與邀劫道路。形跡相似。須當有辨。出其不意。攫而有之。曰搶。用力而得之。曰奪。人少而無兇器者。搶奪也。人多而有兇器者。強劫也。凡徒手而奪於中途。雖暮夜亦是搶奪。但無白晝二字耳。若昏夜搶奪。執有兇器。卽是強盜。欺其不知不見而取之。卽是竊盜。故不言。

第二節人家失火。及行船遭風著淺。多有託於救護。而乘時搶奪財物。及拆毀船隻者。是卽同白晝搶奪也。故其罪亦如之。贓輕者。亦杖一百。

徒三年。贓重者亦加二等。傷人者亦斬。該徒流以下者亦僉刺字。律意恐人將此等視爲差殊。故特言之。

第三節上條言白晝及乘失火遭風而搶奪者。初意本爲圖財。其情重。故犯卽坐徒。傷卽坐斬。其本與人忿爭鬪毆。或承差遣勾捕罪人。因而竊且奪其財物者。雖在白晝。然其初無謀財之心。其情稍輕。故竊取者則計贓。往竊盜論。強奪者則加竊取罪二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若

二人以上亦併贓科罪。此竊奪各有所因。故僉免刺字。若因竊奪而有殺傷者。各從故鬪論。故鬪二字平看。故謂故殺鬪。謂鬪毆殺及毆傷也。如其人不敢與爭而殺之。則從故殺律斬。如其人與鬪而殺之。則從鬪毆殺律絞。傷則從鬪毆條。成傷輕重擬罪。緣本犯初因鬪毆及勾捕。本無搶奪之心。恐人泥於搶奪傷人坐斬之文。故曰故自依故論。鬪自依鬪論。不可一槩坐以搶奪傷人之罪也。○因而奪去者加二等。引用時。

不可照律直敘。宜云某人依本與人鬪毆因而奪去財物。加竊取計贓。准竊盜論免刺。幾十兩罪二等律。

條例

第一條。此例重在毆打平人。搶奪財物者若差人搶所拘人之財物。止問罪。不引例。平人二字要看。雖係公差而打搶平人之財。及光棍等在街市毆搶。方引此例。節次搶奪。指未發覺言。

竊盜

此律竊盜得財不得財。初犯再犯三犯。拘摸軍人為盜。分作四段看。

第一節竊盜已至盜所。或已穿壁踰牆。為事主覺逐而不得財者。雖不得財。業已行竊矣。笞五十。免刺。但竊得主家財物者。雖所竊不止一主。只以一主財多者為重。併贓論罪。凡強竊盜所謂得財不得財者。皆謂已未得事主之財。財入盜手。則謂之賊。其未曾分受者。止可謂之不分賊。不可謂之不得財。已詳見強盜及窩主二條。

多釋
卷十八
下竊盜得財。若各主通算全科。則嫌於太重。故定以一主爲重。賊雖以一主爲重。若各計入己之數。以坐其罪。則嫌於太輕。且使已行竊盜之未分賊者。得以未入己之數爲可原。而希圖倖免。殊非律所以懲盜之意也。故論罪必併賊。誠以贓物雖分。而在失主。則失去若干之物。乃此若干人之所爲也。是賊可分而罪不可分矣。或言以一主爲重。則久慣之盜。盜得主多者。反有不計之賊。併賊論罪。則假如十人共盜得四十

兩。內中多寡不齊。有分得十兩。二十兩者。有只分一兩。三四兩者。使一兩三四兩者。同得四十兩之罪。毋乃嫌於不均乎。殊不知四十兩之得。卽此得一兩三四兩者。共盜之力所致也。律該其罪。而不治其分。又安有不均之嫌哉。況有三犯處絞之律。則主多者。雖有不計之賊。而慣盜者。隨有莫逃之限。此律意之所以似寬而實密也。爲從者各減一等。各字指上得財不得財言。初犯於右小膊。再犯於左小膊。不分首從。並刺

竊盜字。仍充警迹。三犯者並絞。所犯次數。以兩臂曾經刺字爲坐。如自首有不實不盡。遇赦免罪。老幼婦女收贖。或盜田野穀麥。或親屬相盜。若將引之類。皆免刺者。亦不充警。不在次數之限。若先犯監守。或常人盜。或槍奪。或掏摸。已刺右臂。今又犯該竊盜。初犯者不刺。至再犯。則依律方刺左臂。又如先犯竊盜。已刺右臂。又犯監守。常人盜。亦該刺者。但本犯右臂刺有字樣。則合免刺。不得刺於左臂。此與竊盜之法不同。○

或謂竊盜行不分賊。止以不得財科罪。非也。蓋律於強竊等盜。云但得財者。明惡其爲盜而取財於主。卽合以盜論罪。初不在乎分賊與不分賊也。若窩主。則因其有行。有不行。故乃言分賊耳。然造意者。律亦不著其行。不分賊之罪。豈非因其各有強竊盜行。而得財。本律不待分窩主爲言歟。且竊盜窩主。爲從。其曰行而不分賊者。仍以從論。使其與竊盜一人俱同行。俱不分賊。則一時二罪。又將孰輕而孰重耶。况竊盜之罪。

雖以賊斷。然亦不係於各人所入之多寡。夫分賊者。既各於其所入異罪。而不分賊者。乃遂謂其與不爲盜者同情。可乎。或又謂竊盜造意。行不分賊。不可仍爲首論。亦非也。觀共謀爲竊盜。臨時爲強盜。其不行之人。造意而不分賊。知情與不知情。並爲竊盜從。則此雖不分賊。但以其行故而從首論。又何疑乎。不然。則彼既以不得財科斷矣。其餘分賊者。將以誰爲首哉。○竊盜不許贖罪。故不審力。惟老幼婦女犯者。依律

收贖

第二節擇便取物曰掏。以手探物曰摸。如白晝闖入人家。因便取其財物。及剪絛割包之類。此與竊盜無異。故其科罪。或笞。或杖。或流。或徒。或刺字。及爲從減等。俱與竊盜同。仍併入竊盜次數通論。三犯坐絞。拒捕者。亦同竊盜拒捕律論。第三節若軍人犯竊盜及掏摸者。雖免刺字。亦計其所犯次數。至三犯者。與常人一體處絞。免刺。不獨軍人而已。如軍官。總小旗。軍丁。識字。軍

吏軍斗軍廚軍匠舍人舍餘局匠勇士力士校尉將軍老幼婦女有犯俱不刺字

條例

或以竊盜三犯係怙終不悛之人難入可矜之例止令監候必遇朝廷有大肆赦特恩寬宥而後釋之

盜馬牛畜產

第一節馬牛驢羸豬羊雞犬鶩鴨並有時值然物價一也而在官者與在私家者不同故盜他

人所養計贓以竊盜論為首者至一百二十兩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為從減一等若盜在官者以常人盜官物論不分首從至八十兩絞並刺字常人盜官物只是常人盜倉庫錢糧內科其監臨主守照失察科斷盜御馬盜賣騎操官馬養馬人戶盜賣官馬冒領太僕寺官馬有例在後得遺失官馬賣者舊時以不送官坐贓論買者問不應今依盜官畜以常人盜官物論不知其為官物而盜者雖係官物只依竊盜

第二節盜馬牛而殺兼官私言盜馬牛而殺者。卽杖一百徒三年。盜驢羸而殺者。卽杖七十徒一年半。獨言馬牛驢羸不計賊者。蓋四者比豬羊等物爲重。且不當殺而殺之。其情有重於盜故也。若計官馬牛。賊四十五兩以上。私馬牛。賊一百兩以上。則重於杖一百徒三年矣。計官驢羸。賊七十兩以上。則重於杖七十徒一年半矣。各於竊盜常人盜罪上加一等。亦刺字。夫宰殺自己馬牛。且杖一百。駝羸驢。且杖八十。況盜諸

他人而又殺之者。其可但以常盜之罪罪之哉。或言加罪之賊。雖滿數。不入於死。若爾。則盜官畜產八十兩者。坐絞。盜而殺之。仍止於流。失輕重矣。此不言刺字。蒙上文竊盜常人盜論。不待言也。其盜大祀未進。神御等物。各加盜罪一等。何以言刺字。此蓋前無所因。故註云。各加監守常人盜一等。或以盜而殺。不當刺字。豈豬羊等畜不言盜殺者。乃刺字耶。須知豬羊等物。雖盜而殺。亦止科盜罪。故殺官私馬牛等物。有律

在廐牧。○按竊盜贓六十兩杖七十。徒一年半。九十兩杖一百。徒三年。過百兩。卽重於本罪。常人盜贓二十五兩杖七十。徒一年半。四十兩杖一百。徒三年。過四十五兩。卽重於本罪。○馬牛等畜。若係牧養人盜及殺者。以監守自盜論。

條例

第一條。主守以監守盜論。外人依盜官畜論。

御馬在 皇城內盜出。以盜內府物論。

第二條。若家長令家人冒領三匹以上。依律問

盜官畜。以常人盜官物。不分首從。併贓論。八十兩絞。家長引例。家人不引例。謂本例無首從之文。其專制在家長也。若冒領不及三匹。止照常發落。

盜田野穀麥

釋曰。無人看守。謂原不設守。及不待守之物。若因其無人而盜之。卽是竊盜矣。山野柴草木石。爲無主得共採者。以他人已經用過工力。雖係無人看守。卽同有主矣。故同此律科罪。然必擬

移他處乃坐。非如錢糧之據入手為證也。謂凡盜人田野穀麥菜果及無人看守器物則與積貯在家者有間。並計所值之價為贓。准竊盜論。免刺。若山野柴草木石之類本無物主。但他人已用工力斫伐積聚而擅取之。是亦取非其有者。故其罪亦如盜田野穀麥科斷。擅取謂擅自將去也。與盜有別。○木石雖離本處未馱載間。依不得財答五十。此與上節有拒捕依罪人拒捕律科。

條例

釋曰。金銀等礦穴。俱經官司封禁。非奉旨不得開採。故有採者。卽謂之盜。持仗拒捕。依罪人拒捕律。若殺傷人。始比照竊盜拒捕殺傷人律。三等問盜無人看守物。准竊盜論。照罪發落。要看照者。合於以准之間。照已行得財不得財。及併贓論罪也。故曰照。巡捕一段。例中之禁也。巡捕人員。非山峒捉獲。止是收藏背負之人。逼令展轉攀指。依教令誣指平人。或故入人罪。○此

條內不言免刺字樣。細觀發落二字自知。
親屬相盜

釋曰。此律分作五段看。各居親屬相盜。親屬行強盜。因盜殺傷。同居卑幼將引他人相盜。及因盜殺傷。同居奴婢僱工人盜家財。及自相盜。首節言各居而兼尊卑強竊。次節言同居而止有卑幼無尊長。止有竊盜無強盜。同居卑幼。又止有將引他人爲盜。而無不引他人而自盜之文。蓋旣曰同居卑幼。則家其家財其財矣。何盜

之可言乎。同居卑幼私盜財。卽是卑幼私擅用財。故此無其文。以卑幼同居財亦其有也。制於尊長不得用而盜。容或有之。何強之忍言乎。然人心不古。變態日滋。故今有其例。第一節各居。謂不同門戶不共財產者。止曰親屬異姓亦在其中。如外祖妻父母之類。期親以下五服。俱兼尊長卑幼言。相盜財物。不止謂竊盜。雖掏摸搶奪亦是。故曰公取竊取皆爲盜。並計贓論罪。期親減凡人盜五等。如竊盜一兩以

下笞一十。至一百二十兩。罪止杖六十。徒一年。不得財。減盡無科。大功減四等。罪止杖七十。徒一年半。小功減三等。罪止杖八十。徒二年。總麻減二等。罪止杖九十。徒二年半。無服減一等。罪止杖一百。徒三年。並免刺字。不得財者。從笞五十。上減之。若盜有首從。而服屬不同者。各依本服降減科斷。爲從者。各又減一等。若行強盜者。如尊長犯卑幼。雖不分首從。亦各依上五等減科。其得財者。期親杖七十。徒一年半。大功杖八

十。徒二年。小功杖九十。徒二年半。總麻杖一百。徒三年。無服之親。杖一百。流二千里。其不得財者。期親杖六十。徒一年。大功杖七十。徒一年半。小功杖八十。徒二年。總麻杖九十。徒二年半。無服之親。杖一百。徒三年。其卑幼犯尊長。則並依凡人強盜論。不得財。皆杖一百。流三千里。但得財者。皆斬。若有殺傷。總承上強竊二項。各依鬪毆殺尊長卑幼本律。從其重者論罪。如大功尊長。盜卑幼財物。該杖六十。徒一年。又毆折事主

一肢。該杖七十。徒一年半。則從傷論。若折肋。止該杖一百者。則從盜論之類。其殺死亦然。若卑幼犯尊長者。其殺傷有重於盜。從殺傷論。盜罪重。則仍從盜論。夫親屬相竊盜者。不分尊長卑幼。俱得依服遞減。若行強盜。則尊長論服。而卑幼從凡。別尊卑也。以上罪名。若係被盜之親屬告發。並依律科斷。雖卑幼告發尊長。亦科前罪。不在得相容隱之人爲首。及相告言。各聽如罪人自首發免科減等之限。蓋所謂相告言者。是

親屬平日各犯有罪。偶因忿爭而互相訐發。如兄侵盜官糧。弟掘挖他人墳塚。因忿爭而彼此訐發。皆得免罪。非爲被害而告。亦得免也。

第二節同居卑幼共財者也。故盜曰盜己家用。曰私擅用。但以其將引他人爲盜。故又加私擅用財罪二等。二十兩笞四十。每二十兩加一等。至八十兩之上。罪止杖一百。觀此。則不將引他人而自盜者。只作私擅用財論可知矣。其他人爲從者。則爲卑幼所將引。故得減凡盜併贓論。

等程
卷十八
五
一等一兩以下。笞五十。至一百兩之上。罪止杖一百。徒三年。免刺。若將引各居親屬同盜者。其人亦依本服降減。又減為從一等科之。各居親屬。將引他人相盜。律無其文。蓋親屬而各居。不分將引自盜等曰盜而已矣。所不必言也。然有犯者。要知親屬雖依服制減等。他人仍以凡盜論罪。不比為同居卑幼所將引者。他人得減凡盜一等也。若卑幼因盜而有所殺傷親屬者。自依殺傷尊長卑幼本律科罪。其他人同盜者。縱

不知殺傷之情。亦依強盜論。不得財。皆杖一百。流三千里。但得財者皆斬。罪其幫惡也。若他人殺傷親屬者。自依竊盜臨時殺傷人律斬矣。卑幼縱不知情。亦依殺傷尊長卑幼本律。從重論罪。坐所由也。本言卑幼行盜。而云依殺傷尊長卑幼本律者。以殺傷之人。或有及於卑幼者也。或謂尊長因禦盜而殺卑幼。不知律於夜入人家。及罪人拒捕。其殺死者。且得勿論。於行盜之卑幼何有哉。卽是他人。亦當分登時與已就拘。

就拒捕與不拒捕各條科罪。或說非也。

第三節奴婢僱工人於家長及其比肩之人。雖無共財之義。然既曰同居。則非泛然外人之比也。故盜家長財物。及自相盜者。俱得減凡盜併贓論罪一等。為從者。又減一等。並免刺字。若行強盜。則直引強盜律。何則。卑幼且以凡論。而況奴婢僱工人乎。或謂奴婢僱工人。其不言將引他人。及他人同盜之罪者。俱承上文來。非也。奴婢僱工人行盜。其罪本與卑幼不同。則其將引

他人。安得輒用卑幼之律。設有犯者。奴婢僱工人。自依減凡盜罪一等。免刺。他人仍依竊盜為從。減一等刺字。所謂首從本罪各別者也。○此條不言殺傷之事。倘有犯者。亦當依奴婢僱工人殺傷家長。或家長之期親等項。本律科罪。若將引他人殺傷者。不分奴婢僱工殺傷。而他人不知。他人殺傷。而奴婢僱工不知。亦俱各另科罪。不得比依卑幼將引他人。若有殺傷之律。○按別籍異財。罵詈。及違犯教令諸律。並云須祖

父母父母或期親以上尊長親告乃坐其餘卑幼私擅用財親屬相盜恐嚇詐欺和誘畧賣故殺畜產諸條各不言親告則知有服親屬於法得相容隱其有相犯而告言者並依干名犯義免減律科斷雖無服之親亦如名例得減一等惟於人有所損傷若事發在逃私越度關及姦并私習天文不准首限者則依律全科其餘他人告發乃止依本律遞減卽唐律所謂非相容隱被告者論如律是也或謂干名犯義律稱期

親以下尊長侵奪財產或毆傷其身者並聽告夫卑者聽告則尊者有罪矣非然也蓋卑幼被尊長侵奪毆傷應自理訴者不在干犯之限本謂卑幼不幸而有此等出於膚受之事則於律當恕其告雖得實之罪非必謂被告尊長亦可

以常罪待之也且本條明云其告尊長謀反大逆謀叛云云並聽告若然則告逆叛及窩藏姦細者皆得不免於罪耶又如兄姊毆殺弟妹伯叔姑毆殺姪杖一百徒三年若折傷篤疾律之

不言者。勿論可知矣。使期親卑幼告尊長毆傷其身。至於篤疾罪且勿論。乃至於盜財。則雖一兩以下。亦依此律減五等科之。豈身可毆而財不可盜歟。況盜詐恐嚇之類。若親屬相犯。各坐本律。猶可諉也。至如互侵財產。律無明條者。將孰從而罪之歟。若以爲在彼。則依干犯律免罪減等。在此則各從本律科斷。是期親大功及外孫女婿。外祖父母妻之父母。又但罪其侵財而恕其奪產也。豈理也哉。

條例

釋曰。此條因止律內止有同居卑幼將引他人爲竊盜故。又增補強劫之罪。無殺傷引此例。若有殺傷。仍依殺傷尊長卑幼本律。

恐嚇取財

第一節恐嚇。謂以聲勢恐嚇。使人畏懼而取其財也。恐嚇詐欺。名似而情殊。恐嚇取者。其人怵於恐嚇。無奈而與之也。詐欺取者。設計以罔人之不知。而其人自與也。恐嚇者。以穿窬之心。托

公強之勢。故特加盜一等。然又免刺。何也。惡其情過穿窬。所以加盜一等。恕其實非真盜。所以免其刺字。計贓各主者。亦以一主爲重。二人以上恐嚇。亦併贓論。凡言計贓。准竊盜論者。俱倣此。如人本無違法之事。而平空駕端。誑去財物者。問恐嚇。設有違法事。被人挾去財物。有職役之人。問枉法。無職役之人。問詐欺。若知強竊盜。常人監守盜。而挾受者。問知盜後分贓。有職役人。亦問受財枉法。若監守之人。詐取者。以監守

論。此出入罪名關節。不可不知。

第二節若期親以下。自相恐嚇者。如卑幼犯尊長。以凡人論。亦准竊盜加一等。免刺。尊長犯卑幼。亦依親屬相盜條。遞減科罪。期親減凡人恐嚇之罪五等。一兩以下。笞二十。至九十兩之上。罪止杖六十。徒一年。大功減四等。小功減三等。總麻減二等。無服之親。減一等。科罪皆於加罪上減之。以其有恐嚇之情故也。引議之式。須先照凡加等。然後引親屬減罪。如云某人依恐嚇

取財計贓准竊盜論加一等免刺幾十兩係尊
長犯卑幼亦依親屬相盜期親減凡人五等律
餘可類推○此律加不至於死必須知之蓋緣
准竊盜而非以竊盜也○被嚇之人告發不在
得相容隱免科減等之限○舊說凡恐嚇取財
未得者止坐不應答罪難准竊盜不得財罪上
加等蓋恐嚇本計贓准盜無贓則無所為准也
攷本朝律註未得財亦准竊盜不得財罪上
加等深惡其貪暴害人故亦不得輕宥

條例

第二條誣指送官依誣告本律淫辱婦女問強
姦餘俱本律

詐欺官私取財

第一節律內凡言詐欺詐假俱是一串意不平
說官私二字平說須分看蓋一用計詐欺官以
取官財物一詐欺私以取私財物也方與下誑
賺等不相犯然則取官財物何不準監守常人
盜論乎曰如失主冒領盜贓亦是在官財物然

非倉庫錢糧比也。安得准監守常人盜乎。並字指官私言。律稱准竊盜論者。皆准其以一主爲重。併贓分首從論罪。非但准其兩數而已。但言准者。依名例不在刺字之限期。親以下兼同居各居。或謂但指各居非也。蓋相盜不言同居尊長者。以專制在己。無事於盜。若以卑幼行之。則謂之擅用耳。故特以各居別之。至於恐嚇詐欺。則雖同室之人。或所不免。是安知其財不取諸彼所應分。及稱貸於人者。而與之乎。其曰依親

屬相盜。遞減云者。謂但如其等數減之。而居之異同。非所論也。不問尊長卑幼。亦計贓。准竊盜論。各依前條服制等數遞減科罪。如期親減凡人。詐欺之罪。五等。一兩以下。笞一十。至一百兩之上。罪止杖六十。徒一年。大功減四等。小功減三等。總麻減二等。無服之親減一等。凡詐欺取財未得者。但坐不應答罪。難以亦准竊盜不得財之律論。夫竊盜者。窺事主之不見而盜之。詐欺者。欺事主之不知而取之。事雖非盜。其心實

皆盜也。故在竊盜論。

第二節若監臨官吏及主守之人。用計於倉庫詐取在官錢糧等物者。以監守自盜。不分首從併贓論。至四十兩斬。不滿數。並刺字。若詐計已行而財未入手。則於監守自盜罪上減二等科斷。免其刺字。或曰監守詐取所監守之物。既云未得財。則是未有數目也。今日減二等。將據何數以減之乎。曰監守自盜條。無未得財之律。以其舉意即得。非如常人之不得專主也。今日詐

取必設計欺罔同監守之人。而曰某處用某物若干。同守之人。被其所詐而與之。則計其所詐取之物。以監守自盜論。若同守之人。或未曾與。或已與未出倉庫。知其有詐取之故。而告發者。則據其原詐說之數。依監守自盜律。減二等科罪。若不曾說數目。止用詐計求取而未得財者。宜依不應從重科斷。

第三節原非己物。而妄冒他人之物。認爲己物者。曰冒認。巧言哄誘他人。因取其財而不還者。

日誑賺裝成圈套使人墮入其中而不得不與之財曰局騙人口財物遇便攜帶以去曰拐帶舊解為與人寄物不還非是寄物不還是受寄財產詐言死失律四者其事不同其心實皆盜也故亦計其所得之贓准竊盜論為從者亦各減一等免刺。

條例

第二條計贓論該徒罪以上即充邊軍者惡其指官誑騙也如親屬指官誑騙親屬之財止依

期親以下詐欺律不可引例。

畧人畧賣人

釋曰首三節以凡人言第四節以奴婢言五節六節以子孫妻妾親屬言末節則總承之然凡人奴婢俱兼自己及外人乞養過房與子孫以下則專言賣與人也此條大意畧誘畧賣之情重於和誘和賣誘賣為奴婢之罪重於誘賣為妻妾子孫畧者因其不知和者因其情願曰畧誘曰和誘言為己之奴婢妻妾子孫也曰畧

賣曰相賣。言為人之奴婢妻妾子孫也。首一節

畧賣為奴婢者。不分首從。其餘俱分首從。

第一節方畧。謂以計術籠取也。據此則是謀畧

之畧。然題曰畧人。則又似擄畧之畧矣。謂凡設

為方術謀畧。而誘取良人子女。在己為奴婢者。

及畧誘良人子女。賣與人為奴婢者。不分首從。

皆杖一百。流三千里。若誘取在己。或畧賣與人。

各為妻妾子孫者。造意者杖一百。徒三年。若因

畧賣不從。而毆傷被畧之人。或傷在傍之人。及

被畧之父母兄弟親屬者。絞。至死者斬。為從者。

各減一等。此人字說得廣。舊註專指所誘賣者

非也。殺傷人雖各有本律。此重在畧人上。故一

傷即絞。一死即斬。觀強竊盜傷人律。自可類推。

其被畧之子女不坐罪。給親完聚。

第二節若假以乞養過房子孫為名。買取良家

子女。轉賣與人為奴婢者。其罪亦皆杖一百。流

三千里。為妻妾子孫者。為首亦杖一百。徒三年。

此是買來即轉賣者。若買來養育長成。後却以

禮與人難同此律。

第三節和同。謂兩相情願也。或投其所欲。或乘其所便。因而誘引入手。皆是相誘相賣。平說俱頂和同來。接下二爲字。或誘來在己。或轉賣與人。在誘人者。固有詐欺之情。在被誘者。亦有聽從之罪。故爲奴婢者。杖一百。徒三年。爲妻妾子孫者。杖九十。徒二年半。被誘之人。各減誘者之罪一等。爲奴婢者。杖九十。徒二年半。爲妻妾子孫者。杖八十。徒二年。若猶未賣。其誘者與被誘

者。各減已賣之罪一等。此獨言未賣。蓋欲賣而未成者。若不賣。則是爲己之奴婢妻妾子孫矣。若被誘子女。年十歲以下。無所知識。易於欺騙。雖係和同。而誘人之人。亦同上畧誘法科斷。爲奴婢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爲妻妾子孫者。爲首者。杖一百。徒三年。被誘之人。不坐上畧賣。不言未賣者。惡其畧誘之情。不復從末減。此被誘之人。不言給親完聚者。彼既有罪。自當改正歸宗。不待言也。

第四節若設方畧誘取他人奴婢在己及賣與人各爲奴婢者皆杖一百徒三年各爲妻妾子孫者爲首杖九十徒二年半毆傷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殺人者仍依良人故殺他人奴婢律絞被誘之人不坐若和誘他人奴婢及賣與人各爲奴婢者杖九十徒二年半各爲妻妾子孫者杖八十徒二年被誘之人減一等未賣者各減已賣之罪一等其奴婢十歲以下雖和亦同畧誘之法論罪畧賣包誘言之和誘包賣言之

互相備也

第五節畧賣親屬同堂弟妹姪姪孫爲一等弟妹姪姪孫外孫己之妾子孫之婦爲一等子孫之妾爲一等子孫爲一等以親疎爲輕重疎者重而親者輕也其罪之目則亦有畧有和有未賣以畧賣與人爲奴婢言之子孫則杖八十弟妹姪姪孫外孫己之妾子孫之婦則杖八十徒二年子孫之妾減二等杖六十徒一年同堂大功弟妹小功堂姪總麻堂姪孫則杖九十徒二

年。半。以。和。同。相。賣。爲。人。奴。婢。則。減。畧。賣。一。等。子
孫。杖。七。十。弟。妹。姪。姪。孫。外。孫。已。之。妾。子。孫。之。婦。
杖。七。十。徒。一。年。半。子。孫。之。妾。杖。一。百。同。堂。弟。妹。
堂。姪。姪。孫。杖。八。十。徒。二。年。其。或。和。或。畧。而。未。賣
者。又。減。已。賣。之。罪。一。等。被。畧。卑。幼。以。其。專。制。於
尊。長。故。不。坐。罪。給。親。完。聚。若。有。殺。傷。各。從。尊。長
毆。卑。幼。本。法。不。在。畧。毆。之。限。○。和。畧。賣。親。屬。止
言。爲。奴。婢。不。言。爲。妻。妾。子。孫。者。蓋。賣。子。孫。妹。姪
與。人。爲。妻。妾。卽。是。嫁。娶。常。事。若。賣。妻。妾。與。人。爲

妻。妾。自。有。賣。休。之。律。賣。子。孫。與。人。爲。子。孫。亦。自
有。乞。養。異。姓。之。律。故。不。載。也。○。賣。妾。罪。重。於。賣
子。孫。者。蓋。子。孫。已。之。所。出。妾。終。係。他。姓。○。律。疏
云。或。以。兩。未。賣。者。皆。專。主。和。賣。而。言。其。意。以。爲
上。未。賣。者。言。各。減。一。等。下。未。賣。者。言。又。減。一。等。
則。是。凡。人。和。賣。者。與。被。誘。之。人。並。加。一。等。故。以
各。言。之。親。屬。和。賣。者。被。賣。卑。幼。不。坐。故。不。言。各
非。也。蓋。畧。誘。而。自。爲。奴。婢。妻。妾。子。孫。者。與。畧。賣
與。人。之。罪。同。和。誘。而。自。爲。奴。婢。妻。妾。子。孫。者。與

和賣與人之罪同。其和畧而未及賣者，則當皆從未減之例。豈有和者獨減而畧者乃不減耶？抑畧良人而未賣者，反得無罪耶？且畧誘人而賣，止重於和賣者一等。其畧而未賣者，乃可重於和而未賣者二等耶？其所謂各減一等者，不緣於被誘之人減與不坐上見之。蓋由凡人和畧而賣爲人奴婢，或爲妻妾子孫，罪有不同，故以各言之。若和畧卑幼，但賣爲人奴婢，故不言各耳。且如收畱迷失在逃子女，其賣者畱者各

有應坐之罪。至於隱藏在家，則杖八十。然此所謂未賣云者，獨可以畧而賣者不一殊其罪耶？此雖云又減一等，又字蓋承上句有減一等之文言之。非謂止減和賣者之罪而已也。收畱迷失子女律云：又各減一等。與夫親屬相毆律云：各又減一等。亦此義歟。按此欲以未賣減等，通畧和二項言，亦有理。但玩文勢，似專指和同本條。姑存其說於此。

第六節其畧賣及和賣自己之妻與人爲婢及

和賣畧賣大功以下親與人爲奴婢者各從凡人
和畧法其畧賣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其和誘
者杖一百徒三年和誘而未賣者各減已賣一
等其有毆傷依夫毆妻及毆大功以下尊長卑
幼本條科斷。問曰賣妻及大功以下親依凡
論何也。曰妻者齊體之人原非卑幼之列大功
以下情分漸輕況至賣爲奴婢是無恩義同於
路人矣安得不以凡人論哉。鬪毆律夫毆妻至
死者絞大功以下尊長毆卑幼至死者亦絞是

亦以凡人論也。○此賣總麻以上親係是十惡
不睦之列。

第七節若窩藏寄頓人口之家及買主知其和
畧之情者或爲奴婢或爲妻妾子孫並與犯人
同罪。至死減一等牙保知情者各減犯人之罪
一等賣者所得之價牙保窩主所得之錢並追
入官。其窩主買者牙保不知情不坐罪仍追原
價還買主凡和畧人口若庶民之家買爲奴婢
者雖不知情仍依存養律如和畧娼優則比依

奴婢律。

假如趙甲將男趙乙妾錢氏。憑孫丙說合和賣與李丁爲婢。未賣間。被男趙乙告發。趙乙依子告父者律。杖一百。徒三年。趙甲依和賣子之妾爲婢未賣者。通減畧賣子孫之婦罪四等律。李丁依買者知情。與犯人同罪律。各杖九十。孫丙依牙保知情。減等律。杖八十。內趙甲係伊男告發。同自首免科。○誘賣各邊軍丁。有事例在吏律。○知人畧賣和誘人後而分贓。有律在窩主

條

條例

第一條凡有共犯者。止將爲首之人引例。爲從者不可俱字。指方畧與畧賣兩下說。非不分首從之俱也。○此例惟畧賣正條得用。○若買良家子女轉賣者。律雖曰罪亦如之。終與設方畧有間。雖同畧賣之律。不同畧賣之例。不得引例充軍。以作律時未有例也。與律文原有充軍者不同。

發塚

第二條律該處死。謂因畧賣而傷人絞。殺人斬。與未曾殺傷人比絞。俱坐爲首之人。爲從引例。

釋曰。第一節言凡人發塚之罪。第二節言親屬發塚之罪。第三節言毀棄他人及親屬死屍之罪。第四節五節六節。皆因發塚毀棄之事而附言之。

第一節墳塚死者之所藏而不可暴露。生者之所保而不忍發掘者也。故凡發掘他人墳塚。未見棺槨者。杖一百。徒三年。已見棺槨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已開棺而見屍者。絞。監候。其招魂而葬者。雖曰無屍。亦以有屍論。若人之墳塚。水齧土崩。先已穿陷。及屍在柩未殯。或在殯未埋。有因而盜取其屍柩者。則與發塚有間。故杖九十。徒二年半。若開棺槨見屍者。則與發塚無異。故亦坐絞。係雜犯。准徒五年。其盜取器物。甄石者。謂不會動屍棺。此自發而未至棺槨。及塚先穿陷者。言之。計贓。准凡盜論。至一百二十兩。罪止。

杖一百流三千里。免其刺字。若賊輕發而未至棺槨之罪重者。仍從重論。但盜人墳塋上器物。甄石者。則引無人看守律科斷。有人看守。仍計贓。准凡盜論。或謂在床曰屍。在棺曰柩。未殯而盜屍。未埋而盜柩。不知殯者。以棺入於肆中而塗之之謂。非未入柩之謂也。盜柩可以賣錢。盜屍何爲哉。盜有屍之柩。故曰屍柩。而其罪重於盜空柩。然亦以未開故杖九十。徒二年半。開則見屍卽坐絞矣。肆音四。埋棺之坎也。

第二節若五服內卑幼發尊長墳塚者。同凡人論。此止云尊長祖父母父母皆在其中矣。發而未至棺槨者。亦杖一百。徒三年。見棺槨者。亦杖一百。流三千里。但開棺槨見屍者。斬。視凡人有加矣。若棄置尊長死屍而賣其墳地與人者。罪亦如開棺見屍坐斬。其買墳地人及牙保人知情者。各杖八十。卑幼所得之價。牙保所得之錢。並追入官地。歸犯人同宗親屬主管。不歸原主者。屍已棄置無可復葬。卽可復葬。而亦非原主

所得有矣。買主牙保不知情者不坐。若連棺而棄，不得謂之棄屍。止如發塚見棺槨之罪。連塚而賣，不得謂之發塚。然視尊長骸骨所存，忍賣與人，則亦與棄同矣。故比依發而未至棺槨之律。若將尊長墳塚平治作地，得財賣人，止問誑騙人財。買主知情，則坐不應事重。追價入官，不知情不坐。追價還主。若尊長發卑幼墳塚，開棺槨見屍者，卑幼係總麻杖一百，徒三年。小功杖九十，徒二年半。大功杖八十，徒二年。期親杖

七十，徒一年半。若祖父母、父母發子孫墳塚，開棺槨見屍者，杖八十。此止言見屍之罪。則見棺槨與發而未至棺槨者，俱勿論可知矣。以上皆因無故而發之，故各坐以罪也。若有故，如地或不吉，或水衝地崩，而依禮遷葬者，不問尊與卑，及見屍不見屍，俱不坐罪。

第三節上言發塚，此言毀屍。屍即未入棺者之稱也。若他人死屍在家，或在野未及殯葬而焚燒支解，以致殘缺不全，棄置水中，以致漂失不

存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其燬毀已處決訖死屍則依斷罪不當律笞五十。若燬毀棄置總麻以上尊長未葬死屍者斬。雖棄而不失其屍及毀而但髡髮若傷者各減一等。係他人杖一百。徒三年。係尊長杖一百。流三千里。尊長毀棄總麻以上卑幼死屍者各依凡人遞減一等。從二千里上。照服而遞減之。總麻杖一百。徒三年。小功杖九十。徒二年半。大功杖八十。徒二年。期親杖七十。徒一年半。若毀棄子孫死屍者杖八

十。此不言棄而不失及髡髮若傷似當勿論。或謂當照服制遞減毀棄一等。姑兩存之。無服之親與凡人同律。雖不言可以意會。其子孫毀棄祖父母父母及奴婢僱下以毀棄家長死屍者斬。若棄而不失與毀而髡髮若傷亦不在遞等之律。故不言也。其有從尊長遺言將屍燒化及棄置水中者自依喪葬本律科罪。
第四節若穿鑿自己地土而得無主死屍初非有心於發掘也但當即時掩埋耳若不卽掩埋

卷之八 賊盜 三

而暴露之者杖八十。若於他人墳塚內用火燒
烟以熏狐狸亦非欲動傷葬者而棺槨與屍因
之而燒則在熏狐狸者。雖原無發掘毀棄之情
而在死者所受實不減於發掘毀棄之禍矣。故
因而延燒棺槨者杖八十。徒二年。燒及其屍者
杖一百。徒三年。若於總麻以上尊長墳墓熏狐
狸者各遞加一等。燒棺槨者各加爲杖九十。徒
二年半。燒屍者遞加爲杖一百。流三千里。一等
一字要看此遞加不言依凡人則與 殿內遞

加例同一句。仍唐律舊文也。或謂遞加明與遞
減同義。當依總功期親以次加之。非也。蓋上言
卑幼發尊長墳塚。同凡人論。又毀棄尊長死屍
者斬。律皆不殊其罪。他可知矣。不然則但燒棺
槨之罪其遞加至大功已入於流。而於父祖乃
止坐徒而已。豈律意哉。若於總麻以上卑幼墳
墓內熏狐狸者。各依凡人遞減一等。燒棺槨者
總麻杖七十。徒一年半。小功杖六十。徒一年。大
功杖一百。期親杖九十。燒屍者總麻杖九十。徒

二年半。小功杖八十。徒二年。大功杖七十。徒一年半。期親杖六十。徒一年。若子孫於祖父母父母及奴婢僱工人於家長墳墓熏狐狸者。杖一百。燒棺槨者。杖一百。徒三年。燒及其屍者。絞。律於他人及尊長墳塚熏狐狸。無明文。設有犯者。並以不應事重論罪。

第五節若將他人墳墓平治爲田爲園耕種者。杖一百。仍令改正。此必是無主墳墓。或經事主典買。不然。安得平治爲田園。而又何止杖一百。

耶。於他人有主墳地之內盜葬者。杖八十。官司勒限遷葬別處。此二者皆於葬者未有所動傷也。故次於不掩埋熏狐狸之後。若有所動傷。自應坐發塚本罪矣。

第六節若某地界內有死人。其里長地鄰當卽申報官司檢驗。召人識認。根究事由。或係無主。許令領埋。皆須聽官府命令。不得輒移他處。及卽埋葬。若有而不報者。雖報而不俟官府之命。輒移他處。及埋藏者。並杖八十。下文失屍毀屍。

棄而不失。髡髮若傷數項。皆承里鄰不報而言。以致二字直貫至下。謂因其移屍他處。及葬埋不固。以致失去屍骸。無下落者。里鄰杖一百。以致被人將此屍骸殘毀。及棄置水中者。鄰里杖六十。徒一年。其殘棄之人。仍坐流罪。棄而不失。髡髮若傷者。里鄰各減一等。杖一百也。若里鄰自行殘棄。則已在毀棄他人死屍之律矣。末句因而盜取衣服者。計贓准竊盜論。免刺。此不分他人與里鄰。但盜卽坐。止言衣服。不言盜取財

物者。蓋犯者均爲盜無人看守之物也。然衣服貼身。在死者猶藉以蔽體。財物則同拾遺耳。屍訪有主者。問不應。無主者。勿論可也。或云當依盜無人看守物者非是。○凡於尊長墳塚內熏狐狸。未燒棺槨者。並以不應重論。○有盜嫁母尸與父合葬者。或因繼父殺其母而旋即自盡。毀繼父之尸者。俱以不應論。○妻妾毀夫屍。比依緦麻以上尊長律上請。

夜無故入人家

夜無故入人家

卷十八 賊盜

三

釋曰。凡昏夜無有事故。進入他人家內者。杖八十。其主家知覺。即時格殺而死者。勿論。蓋無故而來。其意莫測。登時被殺。事出卒然。故宥之耳。無故登時四字最重。若其人已就拘執。卽當送官。豈得擅殺。而有擅自殺傷者。減鬪毆殺傷罪二等。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此與罪人拒捕條已就拘執而殺。以鬪殺傷論不同者。蓋罪人已屬在官。不過欲得其人耳。若此條雖就拘執。尚在本家。非在官之人也。情有不同。罪難一律。

盜賊窩主

釋曰。第一節言強盜窩主造意。強盜窩主共謀之罪。第二節言竊盜窩主造意。竊盜窩主爲從之罪。第三節言本不同謀。偶共上盜之罪。第四節言分贓。故帶言畧誘。第五節言故買寄藏盜賊之罪。○造意共謀。是眼目。行不行。分贓不分贓。又眼目中之眼目也。強竊盜窩主。無不造意不行。不共謀。又不分贓之律。蓋若此。卽是不知情。而偶然停泊之店家。非窩主矣。○知盜後而

士為強盜得財一也。故行而不分賊，不足以減殺其行之罪。分賊而不足以減殺其分賊之罪也。若猶惡其為窩主而與謀也，故杖盜不得財，止於滿流。窩主共謀與不得財者無異，而坐斬何也。

八賊盜

五

藏。此所謂盜賊干連者也。故次於輕於分。寄又減於買。

無窩家則不能為盜賊。故盜賊必亦不同。有造意者，有共謀者，造意王張共謀，則相與商計者耳。強盜身雖不行，但曾分贓者，即斬。此不亦強盜行而得財者也。不待言下文共謀者，足以見義。然竊盜窩不言行不分贓，則豈亦坐以為從

石但造意而不行，又不分贓者，杖里其窩主若不造意而但與之共不分贓，或分贓而不行，皆斬。行與

曰。不得財與不分贓。語相似而實不同。不得財。謂不得被盜者之財也。不分贓。謂不分已劫出之贓也。在主家謂之財。入盜手謂之贓。強盜之不得財。或是劫而無物。或遇驚散。若窩主不分贓。卽是強盜已得財。窩主特未分耳。彼旣先窩之。又與共謀。又同上盜。身預其事矣。衆人之贓。窩主之有也。豈容以不分而比同於不得財乎。前條強盜止言得財而無行不行。分贓不分贓之文。可見但得財。卽不問其行而不分贓。皆斬

也。又按公取竊取皆爲盜。律云。珠玉寶貨之類。據入手隱藏。縱未將行。亦是。以此例之。強盜劫出財物。已據入手。或纔離主家。未曾分受。皆爲得財。不待其各分入已。而後謂之得財也。就使正劫之時。財物未離主家。被人將盜與財物一同捉獲。亦是。又監守常人竊盜律。皆云併贓論罪。併贓者。謂不以各入已之數分認罪。而以共盜得之數併坐罪也。強盜雖不計贓。而其贓重於凡盜。然則豈有不以共劫者爲得財。而以各

入已者始爲得財乎。

第二節若竊盜窩主其造意者身雖不行但曾分贓卽爲竊盜首論此亦不言行不分贓是亦竊盜行而得財爲首者也不待言也若窩主造意而不行又不分贓者爲竊盜從論減一等却以臨行之時主意上盜者卽主張行事之人爲竊盜首其窩主若不造意而但爲之從者或行而不分贓或分贓而不行仍爲從論減造意者一等不曰共謀而曰爲從者承造意爲首而言

也曰仍爲從論者緣窩主本非爲首之人以其造意又分贓而坐以爲首之罪耳若不造意卽是爲從矣故行而不分贓分贓而不行者仍爲從論也若不行又不分贓者猶惡其爲窩主而預謀也故答四十。

第三節上條皆自造意同謀者言之若本不同謀偶然遇合相率爲盜隨地分贓者以臨時主意上盜之人爲首餘人各爲從論減一等此以竊盜言之若強盜得財則皆斬不得財則皆杖

一百流三千里。原不分首從。又何臨時主意上盜者爲首。而餘爲從之可言乎。此亦不必專爲窩主。因論窩主而及之。

第四節。知人畧賣和誘人。及強竊盜後而分其所賣所盜之贓者。並計所分入己之贓。准竊盜爲從論。免刺。此不論和同有所取予。及求索嚇詐而得之皆是。或謂求索嚇詐本有正律。柰何以盜後分贓科之。殊不知求索嚇詐常人之贓。法應還主。若盜則不可比常人。而盜賊又不可

比常人之財。故當以盜後分贓科之也。知盜後分贓於盜情無預者也。若於盜情有預。則入在共謀內矣。此知人畧賣和誘人後而分贓。本該在畧賣條。亦因論分贓而及之。

第五節。若明知強竊盜賊而故買者。計其所買本物應值之價。坐贓論。或謂卽原故買物之價非也。若知盜賊而受其寄藏者。減故買之罪一等。如故買者七十兩坐贓。該杖九十。受寄藏者七十兩減一等。杖八十之類。故買至八十兩。受

寄藏至一百兩各罪止杖一百。若不知盜賊情由而誤買及受寄藏者俱不坐。○分贓接買受寄盜贓雖掏摸搶奪並同。蓋公取竊取皆謂之盜。若監守常人知情分受監守常人盜贓及故買者仍以盜官錢糧科斷。知係恐嚇詐欺誑騙枉法不枉法贓而分贓故買受寄者律無文。應問不應事重。○凡造意共謀之中各除行而分贓。卽是真盜不在窩主之律外。其不行又不分贓者。在強盜窩主造意者則杖一百。流三千里。

在竊盜窩主造意者則爲臨時主意上盜者之從。蓋窩而又造意是謀主窩主。此人兼爲之也。實盜之魁。以其不行又不分贓故減真盜一等。若共謀則又不同矣。豈有窩而不知其謀者。旣不行又不分贓。則於盜事全無所預。故強者杖一百。竊者笞四十。其罪頓輕。蓋止罪其窩而已。行而不分贓旣行矣。其不分贓非廉也。非畏罪而辭也。偶不分耳。分贓而不行旣分贓矣。其不行非仁也。非畏罪而止也。偶不行耳。若此輩而

不謂之真盜可乎。故凡在強盜共謀者皆斬。在竊盜共謀者則仍爲竊盜從。蓋直科真盜之罪。不以末減待之矣。然均一共謀者。行而不分贓。分贓而不行也。在強盜則斬。是齊於強盜矣。在竊盜則爲從。猶得稍差於竊盜者何也。蓋強盜不分首從者也。行而不分贓。分贓而不行。雖從亦皆斬也。竊盜則分首從者也。既有造意者爲首。則共謀者安得不爲從乎。造意猶云首謀。共謀則同黨耳。共謀之中有臨時指引所盜之處。

計畫行盜之方者。則謂之臨時主意。上盜要認得明。

按此卷標題曰賊盜。而於窩主一律。又曰盜賊何跡類而義殊。故爲顛倒以別之。蓋緣謀反叛逆所害者大。故賊字居前。別重於輕也。若盜則自監守常人而外。諸凡強竊之事。非有窩主不成。故指爲賊而次于盜後。別輕於重也。況謀反叛逆。意由己造。事惟自主。無俟窩也。此則主其謀。窩其衆。以爲上盜之局。故曰盜賊窩主。

條例

第二條大戶知情故縱。卽是窩主。已包有造意共謀等情在其中矣。故有真犯死罪之說。家人佃僕。結構爲盜而不覺察。已屬有罪。況知情乎。故縱強盜後分贓。則窩主不行亦斬。縱盜之後不分贓。窩主亦流三千里。共謀者行而不分贓。分贓而不行。皆斬。若不行又不分贓。杖一百。若故縱竊盜後而分贓。則窩主造意爲首者流。不行又不分贓。爲從者徒。故有徒流杖之分。

第三條此窩藏例也。曰坐家是不行。又非造意共謀者也。若造意共謀。則分贓而不行。猶當斬也。何充軍之有。必審確無造意共謀。方可依盜後分贓律例。蓋窩主與窩藏不同。窩主者。兇謀自伊始也。若窩藏。不過爲窩頓贓物之主家耳。故罪分輕重。若坐家不分贓。止問不應不引例。第四條此是大夥強賊。盤踞險固。時出剽劫者。勾引探報。須有實跡。方可坐姦細律。在十五卷盤詰本律。

第五條接買受寄銀貨值銀五百兩則爲滿數。知盜後分贓值銀一百二十兩則爲滿數。俱字指三犯接買受寄等罪。並知強盜後分贓滿數而言。

共謀爲盜

此律共謀爲強盜。臨時不行而行者爲竊盜。共謀爲竊盜。臨時不行而行者爲強盜。兩段互相參看。

釋曰：強竊盜之律。前條備矣。但有共謀爲盜。而其中一二人臨時有故。或且懼且悔而不果行者。雖不行而共謀之罪不可不議也。有共謀爲強盜。臨時不行而行者。却爲竊盜。有共謀爲竊盜。臨時不行而行者。却爲強盜。強與竊出入之間。又不可不議也。故又立此條。共謀而不行之人。又分別分贓不分贓。於分贓不分贓之中。又分別造意及餘人。造意卽首謀者。一人爲首。則其餘皆從也。故以隨從者爲餘人耳。或以餘人兼行與不行者言。謬矣。後節云。餘人分贓俱爲

竊盜從。使餘人非不行之人。則同行強盜者。亦可為竊盜從乎。首條言共謀。後條言不行之人。互相備也。○此共謀不行之人。試以謀強而行。竊者言之。若分賊。則原造意者。即為竊盜首。據行者。現行之事。止於竊。則不得以竊論。原不行者。初起之意。欲為強。則不可不以首科也。如非造意。但係共謀之餘人。則併為竊盜從。若不分賊。則原造意者。即為竊盜從。如係共謀之餘人。則不拘多寡。並答五十。彼既不行。又非造意。

又不分賊。然且有答五十之罪者。以其初謀。欲為強盜故也。造意不行。不分賊者。已為竊盜從。則以臨時主意。上盜得財者。為竊盜首。試以謀竊而行。強者言之。若分賊。則造意者。不問其知為強盜賊。不知為強盜賊。而並為竊盜首。以所分強盜賊計兩數。依竊盜定罪。如非造意之餘人。則為竊盜從。若不分賊。則造意者。為竊盜從。俱各併賊論罪。減一等。餘人。不分賊者。不言罪。勿論可知矣。以臨時主意。及共為強盜。行而

得財者不分首從論公羊子曰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其善善也樂終故凡謀爲強盜不行之餘人不分贓者猶必著其罪所以惡其始也謀爲竊盜不行之餘人不分贓者不著其罪所以與其終也或以竊盜謀而不行不分贓者當引窩主律笞四十豈律意哉凡律稱爲竊盜首從皆刺字

公取竊取皆爲盜

釋曰此條乃以上盜賊諸條之通例公取若強

盜搶奪之類私取若竊盜掏摸之類律稱公取若擅食擅將去擅取皆似是而非者也謂凡律稱盜云者如行盜之人不避事主公然而取其財曰公取或畏事主之知而潛形隱面私竊取其財曰竊取二者之取不同其心一也故皆謂之盜然盜不可一槩論如盜官私一應器物錢帛之類必須移動遷徙已離盜所方謂之盜若珠玉寶貨之類物輕易藏者但據其已盜入手隱藏縱在盜所尚未將行亦是已行得財卽謂

之盜。若樹木磚石重器。非人力所勝。雖離本處。未及馱載而去。猶未成其爲盜。不得以盜論。若盜馬牛駝羸之類。必須已出本家關圍之外。及盜鷹犬之類。須已就羈繫。專制在己。乃成爲盜。凡若此者。皆依律以得財科斷。未成爲盜者。依已行而未得財科斷。若盜馬而別馬隨之。以得遺失論。不可併計爲賊。若盜母而子隨之。皆得併計爲賊論罪。

起除刺字

釋曰。凡盜係官財物。及竊盜。掏摸。搶奪。一應盜賊。其曾經官司斷罪刺字者。杖罪以上。決訖。俱發本籍地方。收入冊籍。以充巡警跡賊之役。犯該徒罪者。年限役滿。發回原籍。亦收入冊內。以備充警。犯該流罪者。卽於配所充警。若有用藥。或火灸。起除原刺臂膊上字樣者。杖六十。補刺。其竊盜兩臂俱刺。有起除而又犯前罪。應絞。但例該奏請免死充軍者。不必補刺。凡軍人等項。不刺字者。止着役隨住。不在收充警跡之限。警。

是巡警之意跡。如蹤跡之跡。謂充巡警之役。以蹤跡盜賊之徒。蓋以盜捕盜之法也。今京師五城兵馬司。及在外各州縣。猶有報名在官之賊。但有失盜。卽責令跡捕。亦其遺意。或謂於門首立木牌。書寫過犯之名。以警衆者。於收充二字不合矣。○按充警跡與充警。原有分別。收充二字。最要體玩。有原籍可發者。兼杖與徒而言也。謂犯該杖徒之人。決訖役訖。俱發原籍地方。收入警跡冊籍。以充其役。使之日行跡賊。夜行巡

警。立功以自贖。三年無過。官司保勘。然後起除原刺。以賞其功。仍爲良民。所以開自新之路也。其犯該流者。則收入流所之巡警冊內。是爲流民。但充警役而已。其言警而不言跡者。以其非本方之人。不諳風俗。而踪跡盜賊之事。非其所宜。且無煩立功自贖。又原無刺字。可起。惟令晝巡夜察。示之以辱。警人以自警耳。聖王立法之意。具有微妙。讀者可不辯哉。

土儀部先生箋釋卷

二十一

